

牺牲带

（小说连载 39）

□ 白占全

水头镇(下)

陆野听见野鸽子说话，几步走过来说：“打败了敌人，有什么感想？”

野鸽子笑笑说：“没有，就是觉得这回发大财了，竟然还捞到了三挺机枪。有了这个铁疙瘩，和敌人打仗就少受那个抬不起头来的窝囊气。”

陆野说：“晋军的武器装备好，人多弹药充足。游击队才一百多人，力量还很弱小，我们绝不可以轻敌。”

野鸽子说：“说归说，但绝没有轻视敌人的意思。”

陆野喊：“钟林，记得收拾二三十身新一点的全套晋军服装。”

白钟林应道：“队长，明白。”

陆野说完，牟荣清队长突然坐在地上抱着冯全福喊：“队长，冯全福挂彩了。”

陆野说：“刚才还冲下山，怎么就挂彩了？”

牟荣清说：“敌人缴械投降，冯全福突然倒下。我还奇怪冯全福怎么坐在地上不去打扫战场，原来是中弹了。”

陆野走到跟前一看，冯全福胸口被大片鲜血染红了，陆野喊：“全福，全福，你是中机枪榴弹了吧？”

冯全福断断续续地说：“机……机……机枪……流……流弹。”冯全福说罢，头一歪，咽了气。

牟荣清哭着喊了半天。陆野说：“牟队长，别哭了，我们到村子里买口棺材，把冯全福埋了吧！”

牟荣清说：“使得，我们就走。”

陆野、牟荣清他们就在腰庄村买了一口棺材，找了四把铁锹，两个人帮忙把完整的棺材板扛了过来。郝金刚、刘卫军、王秋生、张天星扛着棺材板，拿着铁锹，走到山坡树林里挖了一个坑，宋兴平背着冯全福走到坑边，牟荣清插好棺材板，把冯全福抬进棺材，众人抬着棺材慢慢放入坑中掩埋，并在墓堆上插上一个牌子：“冯全福同志之墓”。所有的游击队员在墓前向冯全福同志鞠躬并鸣枪敬礼。

墓前礼毕，战士们拿着缴获来的枪支弹药集中到路上，陆野说：“所有人员，带上缴获来的东西整队出发，到水头镇召开祝捷大会，发动群众，开展工作。一中队照着俘虏的战士，依旧带上俘虏走在前面。两名受伤的战士到水头后由地方党组织负责，护送到汾阳医院手术治疗，伤愈后返回部队。”

陆野安排后，游击队押着俘虏，带着战利品，向水头镇进发。部队一到水头镇关帝庙，张来生就带着群众送水送饭，部队在老爷庙稍事休息，陆野就吩咐李天祥和柳常青往庙

院、村头路边书写标语。陆野刚安顿罢标语之事，杨思源就走到跟前说：“我们召开紧急支部会议，研究一下俘虏的处理事宜。”

陆野说：“这就是政委、支部书记的事了。”

“我们就在戏台开。”

“好。”

陆野跟着杨思源走到戏台，喊来白钟林、李忠良、马利民、牟荣清，杨思源说：“我们现在召开个紧急会议，研究一下俘虏的处理问题。大家说说意见。”

陆野说：“按照南方中央红军优待俘虏的办法执行应该没有问题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是啊，我们应该完全按照南方中央红军优待俘虏的办法执行。要知道，俘虏也是人，我们应该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，不能给任何言语上或行动上的侮辱，不能搜查俘虏兵身上的钱物，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他们参加红军，给予老兵一样的物质上的平等待遇，不愿意留下的，发给路费，放他们回去，使他们在民间或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。”

白钟林说：“就按你说的来吧，愿意参加红军的，我们热烈欢迎，不愿意参加红军的发给路费，放他们回去。”

杨思源问李忠良、马利民、牟荣清有甚意见，李忠良和马利民说没意见，问到牟荣清，牟荣清说：“狗日的们打死冯全福，就这样放了，不是太便宜了他们。还发给路费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牟兄应该清楚，这些当兵的大多是穷人家子弟，不给他们发点路费，恐怕他们连家也回不了啊！”

杨思源说罢，牟荣清低头不说话了。

陆野说：“今天成立农民协会，让张来生当主席，如何？”

杨思源说：“我看可以，有必要放群众会上选举。”

其他几个人都说没意见。杨思源说：“我们到院子里，先解决俘虏的问题。”

六个人从戏台上走下来，杨思源、陆野站在俘虏兵前面，杨思源说：“各位，你们丢了什么东西没有？红军优待俘虏，不搜俘虏腰包，谁丢了就报告，我们如数发还。”

俘虏们异口同声地说：“没有丢。”

杨思源接着讲：“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，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，是咱们穷人自己的队伍。你们当中有许多人是穷人家子弟，有的当兵是家穷，为了挣口吃粮，有的被官方抓壮丁抓来的，天下穷人是一家，欢迎你们参加红军队伍，当然，去留自愿，我们绝不强求。”

杨思源说完，俘虏们喃喃咕咕了一阵，杨思源说：“愿意参加红军的站出来，我们双手欢迎。”

杨思源说罢有八九个俘虏兵站了出来。杨思源说：“不愿参加红军的，发给每人大洋两块，领了钱就可以走了。”

杨思源说完，柳常青斜挂着挂包背着枪，走到三几个俘虏兵跟前，给他们发放路费，发完路费，俘虏兵感激涕零地说：“长官不但让我们活命，还给我们发放路费，我们再也不当兵打红军了。”

水头镇的群众听说红军在腰庄村附近打了胜仗，很多人放下手头活，赶到关帝庙问候游击队，庙院内外墙壁上写满了“贫苦农民组织起来，成立农民协会”“推翻国民党统治”“打倒贪官土豪劣绅恶霸地主”“实行废债务分田地”“建立苏维埃政权”等标语。院子里挤满了人，游击队战士分头到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政策，宣传红军的性质和任务。

陆野叫来张来生说：“你也是贫苦农民出身，听说你在水头镇群众中还有一定的威信，水头镇现在成立农民协会，这农协主席就由你来担任。”

张来生说：“恐怕当不好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慢慢摸索着来，相信你能行。”

张来生说：“那好吧，我试着来。”

“那我们就趁人多，召开群众大会，让大家来选举。”

杨思源说罢，陆野几步跳上戏台，扯开嗓子说：“各位乡亲，我是晋西游击队队长陆野，刚才，许多战士和大家讲了什么是红军、红军的性质和任务。我想大家对我们红军有了一定的初步的认识。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老百姓自己的队伍，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。然而，红军绝不是单纯打仗的，它除了消灭敌人军事力量外，还承担着宣传群众、组织群众、武装群众、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党的

组织等重大任务。今天我们建立农民协会就是帮助大家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，有了农民协会，大家在农协的领导下开展抗粮抗租抗税斗争，开展打击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的斗争，我们就会有翻身的希望。”

陆野继续说：“我提议水头镇农民协会主席由张来生担任，大家有没有意见？”

台下许多人说：“没意见。”

陆野说：“没意见的请举手。”

台下的所有群众都齐刷刷地举起了手。陆野说：“现在我宣布，水头镇农民协会主席由张来生同志担任。张来生，上台来与大家见面。”

张来生几步走到台上，向台下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说：“谢谢各位乡亲的信任，我一定不负大家的希望，向周边农民协会学习，积极做好咱水头的农协工作。”

半晌响时，游击队给水头农会留了四五支步枪，带着缴获来的枪支弹药返回驻地。

碾头(上)

水头镇歼敌后的一天早晨，一个穿着蓝色疙瘩布衣服，一个穿着黑色疙瘩布衣服的后生喘着气，抹着头上的汗水，相跟着来到西宋庄，在村口被两个站岗的红军战士堵住。站岗的战士问道：“你们两个是哪的？大清早来这里做甚？”

穿蓝色疙瘩布衣服的后生说：“怎么，西宋庄不是人来的地方？”

门岗说：“人可以来，但好人能来，坏人不允许进村。你们是好人还是坏人？”

穿黑色疙瘩布衣服的后生撩开蓝布衣服后生说：“我们当然是好人了。”

穿蓝布衣裳后生低着头说：“我们是好人，那我就进去了。”

另一名战士堵住说：“你们还没有回答我们的提问，不能进。”

蓝衣后生说：“你们不是说好人允许进去，那我们就是好人，为甚不让进去？”

黑衣后生赶忙笑着说：“长官，我们是孝义碾头村人，他叫马润年，我叫武逢春，我们村里人听说晋西游击队专除土豪恶霸，就派我们两个前来向游击队报告情况，请求游击队出手打掉恶霸地主武贵才。”

两个战士笑着说：“明白了，进去吧，驻地在那个院子里。”

两个后生进了驻地，找到了游击队长陆野，陆野听见门响，抬头看见两个二十五六后生站在脚底，问：“你们两个叫甚，来西宋庄找谁？”

武逢春说：“我叫武逢春，他叫马润年，我们是孝义碾头村人，来西宋庄找陆野陆队长。”

陆野说：“我就是，你们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武逢春说：“想让游击队为我们碾头村穷人出气。”

“出甚气？你详细说说。”

“我们村大财主武贵才，依仗他儿子武元魁在太原的权势，横行乡里，鱼肉百姓，群众恨之入骨。村里人听说红军游击队专除土豪恶霸，就让我们俩来找寻红军，打掉土豪恶霸，为我们碾头村穷人出气。”

“武贵才在村里吧？”

“在。”

“好。你们回去吧，我们一两天就到。”

武逢春、马润年走后的第二天半响前，陆野就带着一中队，去了碾头村，找到了他俩，两人当即带着陆野的一中队包围了武贵才住宅。武逢春带着陆野走到武贵才大门口，一看大门没关，陆野撞了撞厚重的大门，大门里面倒关了，陆野拧开铁门搭，继续撞门，门依然不开，武逢春说：“一定是木门插着开不了，我喊喊管家看行不行。”说罢便高声喊武有才管家开门，喊了半天，院子里没有任何动静，气得一边拍打铁门环一边高声喊，再不开门就用斧子砸了。

一听外面说要用斧子砸门，老管家武有才带着两名家丁背着枪赶忙跑到门口说：“我看谁这么大的口气，竟敢用斧子砸门？”

武有才拉开木门插，打开大门，大门口几个游击队员款款跳进来收了两个家丁的枪。武有才看见进来一伙背枪的人，赶忙走到陆野跟前说：“长官，人老了，痴脚笨腿怠慢了大家，请见谅。我是武贵才东家的管家武有才，请问，你们来武家有事？”

陆野说：“我们是晋西游击队的，找你们

东家武贵才。”

武逢春指着陆野说：“这是晋西游击队陆野队长，还不快带陆队长进去？”

武有才赶忙弯腰鞠躬，做出请的手势说：“陆队长请进。”

武有才把陆野他们迎到厅房，提着铜茶壶沏茶倒水。

陆野说：“怎不见你们东家武贵才？”

武有才说：“东家夜来后响出门了。”

“去哪了？”

“东家走时很匆忙，甚也没带，安顿我看好家门，他去介休走走亲戚。”

“亲戚在介休城里还是村里？”

“我知道他介休有亲戚，但不知道具体在哪。”

武逢春说：“陆队长，武贵才一定是听说游击队要来打土豪躲起来了。躲到哪，管家肯定晓得，我觉得这老东西不说实话。”

武有才说：“陆队长，你别听武逢春瞎说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”

马润年拿着一根架绳走过来，把绳子搭到武有才的肩膀上说：“老东西，快说，再不要怨我们动硬的。”

武有才害怕再不说就要受皮肉之苦，只得说：“润年，不要胡来，我说。”

马润年使劲抓住武有才的头发说：“快说，不说吊房梁。”

武有才吞吞吐吐说：“润年，一村一社的。别这样，我说，我说。武东家到介休张兰镇了。”

陆野问：“武贵才张兰镇的亲戚是谁？”

武有才挠着头皮说：“东家走时说了个名字，让我再想想。”

武有才低头想了片刻，抬起头说：“想起来了，东家的舅舅叫李昌兴，在张兰镇开了一家当铺。”

陆野说：“谢谢老管家，我们这就去张兰镇找武贵才。剩下的红军战士，今的晌午饭、黑间的吃住就由你来负责。”

武有才说：“没问题。陆队长，张兰镇驻军不少，千万得小心。”

陆野说：“晓得有驻军，小心点就没事。你给我们找几身衣裳吧。”

“好，你稍候，我就去找。”

武逢春、马润年也说：“陆队长，你就放心地去吧，还有我们两个帮忙照顾。”

武有才出去找寻衣裳，陆野叫来野鸽子、郝金刚、王秋生三个队员，让他们跟他一起去介休张兰镇找寻大财主武贵才。陆野刚安排好，武有才搂着两身东家的绸子单长袍、两顶礼帽、一把扇子、两身武贵才儿子穿过的夏衣。陆野、野鸽子穿了绸子长袍，郝金刚、王秋生穿了武贵才儿子的黑色裤子、白色衬衣、外套料子布衫。野鸽子穿上绸子长袍显得有些宽大，就和管家要了一根长丝带拦腰扎住。

陆野安顿好部队，未吃晌午饭就匆匆地带着野鸽子、郝金刚、王秋生直奔张兰镇而去。到张兰镇时天已黢黑，陆野他们从西门进入镇子，通过镇子中心两层高的昆崑楼，走进西街南侧的一个切溜则饭馆，要了四大碗切溜则，野鸽子看着桌上特色菜推荐纸上写着张兰驴肉，喊叫掌柜的切一碟子，不一会掌柜的就端着驴肉碟子放到桌上，野鸽子拿起筷子吃了一片说真香，好吃。掌柜的要进去做饭，陆野拉住说：“掌柜的，向你打问个人。”

掌柜的拿下肩膀上搭着的毛巾，擦了擦脸说：“你打问谁？”

“当铺掌柜李昌兴住在哪儿？”

“李昌兴当铺在东街中间，牌子上写一个‘当’字的店铺便是。他家就住在当铺北面，具体在哪个院，我也没去过，不太清楚。”

“谢谢掌柜的，你忙去吧。”

吃了蛋柿切溜则面，四个人顺势往东走，野鸽子说：“这街道店铺怎一家比一家凸出一截？”

陆野说：“我也是头一回见这种街道，幌子都在凸出的外墙上，大概是挂幌子和招牌方便吧！”

往东走了不长一段，就看见突出的外墙布幌上写着一个“当”字，他们紧走几步，走到店铺门口，推推大门，大门已关，店铺里灯亮着，窗口的小窗门闭着，四个人离开大门，走上台台，敲敲小窗门，小窗门开了，里面伙计说：“你们要当东西吗？”

陆野说：“不是，我们找李昌兴掌柜。”

“李掌柜已经回家了。”

“他家住哪儿？”

“你们和他甚关系？”